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七回 襲廣陵喜歸勇士 下教場快殺前仇

話說楊么正操演輪船，忽報知了這些事情，即回上山來商議，道：「目今三處仇人，當先從那處報起？」賀雲龍道：「這廣陵切近焦山舊寨，只消從長江順流而下，到江州直達廣陵，便可擒殺董索。」袁武道：「萊州在山東沿海，若過了江州，出海便到萊州，擒殺夏霖，此皆易為之事。但江州是韓世忠據守江面，我今由此經過，必須預備萬全之策。」楊么笑道：「我今水路有此輪船，何足為慮？若陸地交鋒，到那里計較未遲。」遂將山寨料理了一番，著郝雄、張杰、黃佐看守山寨。帶領眾弟兄共是三十二員頭領，齊上輪船，三聲大炮，望前進發。此時是建炎二年春，正是宋、金未定之時。誰人敢來攔阻，一任它衝走。不日已離楚境，走入長江。早有探事的來報說道：「今朝聞康王金陵稱帝，分兵取道南來：一出雲中，一出燕山，一出河州，攻打諸郡。有兀術太子，知江州有備，遂領精兵二十萬，星夜從蘄、黃渡江，殺奔建康。城中一時無備，將士不敢交鋒，君臣只得又奉康王逃去臨安。兀術一路追趕。今又逃去溫、台，各處將士俱離地土勤王，合攻兀術。」袁武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有此機會，去江州必無勁敵矣。」遂從長江而下，不日已望見江州城郭。但見江邊雖有寨柵，軍卒看守，因無主將，一時不敢來截；又從不曾見過輪船式樣，俱驚疑疑，只嚴守江岸。楊么等頃刻到了焦山，同眾兄弟上去了一番，使賀雲龍在船看守。楊么同眾弟兄登岸，從泰州抄出廣陵。

這廣陵雖未經殘破，卻晝夜防備金兵到來。城中兵將離城五里立寨，守護城池；府官縣尉俱在城中料理，嚴禁居民；各門上俱是辰開午閉，查察出入，恐有北來細作入城，這日忽有警報報來，說是金兵驟至，一時大驚。城中便是守城，城外兵將盡皆準備迎敵。不一時，塵土障天，眾兵將俱遠遠望去，盡皆猜疑不定。有的說是金兵，有的說是官軍，有的說是盜賊，一時議論紛紛，各無主見。你道為甚緣故？原來是：

似官軍而裝束不同，似金兵而無雉尾。兵勢洶洶，不分隊伍；軍威赫赫，絕少尊卑。面貌兇惡，不見回回高鼻；身體乾淨，全無魯魯腥羶。眾手下，俱用的是顏色闊布盤頭；各頭領，純穿的是緋紅軟甲遮身。兩腳奔騰騫馬，一團勇力過牛。鬧攘攘齊來，亂紛紛都到。不疑是南地苗蠻，也知是山林賊眾。

宋軍主將羅英，偏將侯朝看明，忙傳軍令：「乘其遠來攻擊，不容賊人安營。」一時發炮擂鼓，羅英、侯朝兩騎馬在前，帶領兵眾衝殺過來。楊么等遂一字兒擺列，袁武、何能自去布立營寨。楊么挺槍上前，敵住二人道：「我乃沒庭湖楊么。今日領眾到此，並非劫掠傷殘人眾，只擒城內仇人董敬泉，與眾兄弟報復前仇。二位將軍若肯原情縛出，即便倒戈自回。如或執迷，恐破城池，難分玉石。」羅英、侯朝聽了大怒，喝罵道：「原來便是你鬧東京！向日到處緝拿，卻被你潛形漏網；又因強金入內，二帝蒙塵，諸將士各去勤王，無暇剿滅。稍得粗安，便來大索。怎敢大膽無故到此？是速其死也！及早自縛，免污我手！」楊么正要開言，馬蹶早已暴跳如雷，大叫：「哥哥休與撮鳥鬥口，老馬砍剝恁不識好的呆鳥！」便掄著兩板刀，砍滾到二人馬前。羅英連忙敵住。侯朝抵敵楊么，宋兵將各尋對廝殺。果是一場好殺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宋軍吶喊，楊卒搖旗。馬上將軍，留心擒賊要成功；地下頭目，用力砍翻得仇報。刀槍閃動爛如銀，劍戟揮來凜似雪。叱咤與霹靂同聲，格鬥如群虎爭食。少年健將，眼明手快得便宜；衰老情兵，骨突糊塗終費力。這番廣陵戰鬥，不知誰勝誰贏。

兩邊各仗平生本事，羅英、侯朝與楊么、馬蹶各殺到一百餘合，勝負難分，其餘宋軍將士俱各苦持，殺到後來，漸漸遭傷。因是主將令嚴，只不敢逃奔。又殺了多時，見天色漸晚，各鳴金罷戰。

羅英、侯朝計點軍士，傷折甚多，不勝惱恨，同入帳中商議道：「人說楊么勇猛，今日接戰方知。不可力鬥，明日當用計擒之。」二人商議了半晌，羅英道：「我明日見陣，只單激楊么出來，詐敗佯輸，誘他追趕。你今夜五更可引千餘人，向東南赤石峽中埋伏。你便截出，我即回馬來攻。任他勇力，也難脫去。」二人商議定了，各自歇息。

卻說袁武忙將楊么並弟兄接入寨內，因說道：「我今孤軍離舟，深入內地，利在急取。若與人爭勝負，必要遲延。倘若四處有援兵來救廣陵，急切便難下手。為今之計，入城方為上策。」楊么問道：「入城固好，計將安出？」袁武遂使人到遠村中拘了兩個土民來，問道：「我今統領義師到此，只擒城內仇家，並不騷擾百姓，爾等不須驚恐。今喚你來，是問你前面去路。若獲了仇人，自有重賞。」兩個鄉民先十分害怕，今聽了問路，方才放心。因問道：「不知列位好漢要問那裡去路？」袁武道：「這廣陵那一門是通水路？」鄉民道：「東北上有座水關，叫做天一門。有一條深河，直通入城內瓊花觀前。相傳這河還是當初隋煬帝開掘，北接楚州，西通邵白，故此城內永不乾涸。」楊么問道：「你這廣陵有兩員將士屯紮在此，一個兩顴高聳，面色紅赤；一個眼中白多黑少，面色如藍。你可曉得他二人叫甚名字？」鄉民道：「這個紅赤臉的是北方人，武藝高強，性氣剛暴，時常鞭撲士卒，人叫他叫是潑天火羅英。一向到處隨徵，今撥來鎮守廣陵，尚未兩月。那個藍色臉的，就是本處泰興生長，姓侯名朝，是個鹽灶戶出身。因有膂力，用一把渾鐵火叉。一日在河邊洗澡，忽有一個癩頭鼉見有人在水內，便張開血盆大的口，舞著四爪，掀波踏浪的趕來，要拖他去吃。他見了大怒，便提叉又躍入湖中，與這癩頭鼉在水中一蹩一躍，來來往往，竟如廝殺般賭鬥。岸上的人俱各驚呆。他兩個鬥了半日，只見那癩頭鼉漸漸的爪遲嘴慢。被他看得親切，只一鐵叉打去，正打在癩頭鼉的頭上。那癩頭鼉一時負痛，沉落水底。逃去得無影無蹤。他也上了岸來。眾人喜他勇力，買酒請他。不期過不兩日，忽又見河中水面上這癩頭鼉探出。一時驚動多人，只向水中發喊，拋磚丟土，趕逐它去。有人去報知侯朝，侯朝即提叉跳入水去，與它廝鬥。卻見這癩頭鼉不似前番雄起，展腳昂頭，只在水中垂首，上下顛簸。侯朝看明，方知已死。他便拖上岸來，砍剝分給眾人去吃，便分給了八百餘斤。自此聞名，人就叫他叫是癩頭鼉侯朝。前年方陵召募驍勇，他就將這渾鐵火叉，重八十二斤，在演武場中掄動得驚天動地。官府就抬舉他做了廣陵防護使之職。如今他兩人聽見金兵不久要來攻奪廣陵，他二人一力擔當，便領兵在此安營，要與金兵廝殺。今日眾好漢到來，故此抵敵。」楊么聽得十分歡喜，道：「原來敵我的是侯朝，果有本事。怎招納得他二人來做了弟兄，朝暮相見，我心方快！」馬蹶道：「兀恁怪天，倘若早便黑，不湊老馬快趣。只耐天白，便跳去剝撮鳥的兩條腿，扯來拜哥哥，直恁地嘈亂。」眾弟兄聽了，一齊掩口而笑。

袁武道：「哥哥既愛結這二人，只要馬蹶依我使令，管教縛來。」遂與楊么暗說了一番，即喚柯柄、童良來吩咐道：「我今日初到，知城中尚慮不及此。你二人悄去入水中，暗進天一水關，引進大隊。」楊么遂引了一眾弟兄，使鄉民領向僻路急走。將到關前，遠望去果見是條深河。柯柄、童良自去行事。何能使人去搬卸人家門扇、板條，又使岑用七將這些門扇、板條在水內控縛停當。等候消息。這柯柄、童良各持刀入水，在水底下一路探到關門下。早摸著兩扇鐵葉釘裏的大門，緊閉在水底下，陷入泥中有三尺多深，一時不得入去。二人忙用刀墾挖，挖作一條水溝，僅可容身。童良遂將身子歪側爬了過去，柯柄亦自鑽入。再一摸去卻是一道閘板，直陷入深底。二人急切墾挖不透，難得入去，忙探出水面。抬頭看時，只見從上而下層層疊疊，堆壓得並無一毫空隙，不能上城。二人沒處作計較，各定了半晌。忽見上面有些亮影謝入水中，二人暗暗商議道：「莫不這影亮有個空隙處？我們何不爬上閘板，去看個光景。」遂一齊輕輕爬上。只見頂上這層閘板懸空高弔，尚未全下。二人見了大喜，遂輕輕鑽溜過雲，便得上城。再一伏聽，卻聽得更鼓樓中俱有軍士在內，忙近前伏看。只見內中打盹的、睡熟的，遠遠有巡軍敲鑼走來。二人持刀趕入，將打盹、睡熟一頓砍殺，復趕殺巡軍，不留一個。即來扯拽閘板，開出鐵葉大門。即轉身入樓，樓內自有火種，即放起火來。楊么等見事已妥，即同眾兄弟上了門扇、板條。岑用七在水中推起，一時推進了天一水門，在城內大鬧起來。

一時府縣居民人等，盡疑金兵入城。楊么即使人分據各門，不容一人出入。又問明了董敬泉住處，遂同孫本、殷尚赤、屠俏引眾軍校，將他前後門戶圍住，便打入去。守門伴當俱各驚慌，往黑處逃躲。此時董敬泉在內，已有人報知金兵進了天一水門。他卻

暗暗歡喜，因對眾婦女說道：「俺在汴京一時不知就裡，躲避下來看守家私。倒吃夏不求這孩子，將俺金銀謀幹前程，做了萊州領軍。前俺著人叫他替俺謀幹一個大大的官職。傳來消息，不久要到廣陵，破城之日將俺家私保全；又叫俺迎接，便得大官。」因吩咐眾伙計各伴當在門首伺候，倘有金將到門，快通報迎接，送他財寶。遂在裡面打點饋送財物。忽有一個管門伴當跑入報導：「員外，不好了！金將圍了前後門戶，打進門來了！」董敬泉聽了，喝罵道：「你這狗弟子，他來接俺，慌些什麼！」便著使女：「取俺的欽賜冠戴來。」不一時取出，穿戴好，叫人點燈走出內廳，已見兵將趕入。董敬泉連忙躬身著地，禮趨說道：「俺商人董索，是宋朝欽賜榮身冠戴，雖沒品級，卻與朝官一例尊顯。今見宋室將亡，已托夏霖懇求楚帝，許破廣陵保全俺家。今夜領軍到來，已備下金帛，望乞收納。」說罷，連連打躬，不立起腰來。楊么等聽了，俱各暗笑。楊么便說道：「今夜領兵入城，只因你往日倚富欺貧，暗囑節級、押差，害人性命，謀占人妻，幸俱得免。但仇深恨重，無往不咎。你休錯認是金兵，我便是救許蕙娘、夜鬧東京的楊么！今帶領眾兄弟入城，特來碎汝身軀，作解冤散結！可著孫本、殷尚赤與我綁縛這廝！」二人忙上前綁縛。這董敬泉正歡然迎接，求保身家，忽聽見說是楊么，早將一身肥肉顫抖抖，只咬住牙關。心裡還算計與他沒甚仇恨，尚可告求，只消送他金銀，買饒性命。忽又聽見叫孫本、殷尚赤名字，知是冤家遇了對頭，只嚇得心膽俱裂。早被孫本、殷尚赤綁縛，又喝罵了一番。楊么即使人在外，傳叫入城緣敵，並不加害軍民人等，故此城內各安然閉戶在家。又使人報知袁武。

這羅英、侯朝到了五更時分，侯朝遂引一支人馬去埋伏赤石峽中。天色將明，羅英即傳令軍中搖旗擂鼓，綽槍上馬，到陣前大叫：「楊么賊子，快來與我決個輸贏，其餘不是故手！」便在陣前馳騁。這邊楊卒報入寨來，袁武因對馬靄說道：「昨夜哥哥臨去時，吩咐我不要使你出去與宋將見陣，恐你有粗沒細，不遵軍令，做壞了事。他今又來單要哥哥見陣，我知他已有了成算。若使別位弟兄出去，必笑我們怯他，他也不肯接戰，不能入我計中。你若依我使令，你去便可成功。」馬靄聽了，發躁道：「灑家鳥般直，兀耐煩嚼字慢嘈。哥哥與你說些什麼？灑家壞他事，便剝割恁顆頭也沒怨。恁只直地說來。」袁武遂叫他出去如此這般，馬靄聽得十分快活。便脫剝得赤條條，掄著兩板刀，直搶出陣去。羅英見了，大喝道：「誰要你這黑賊擾陣！快喚楊么出來，決個輸贏！」馬靄大罵道：「兀地呆瞎鳥，灑家恁便沒比，來，來，來！與灑家殺千百回合，砍翻呆鳥頭，去見楊么哥哥！」羅英聽了大怒，舉槍直刺。馬靄只就地滾滾，二人大殺起來。袁武忙使沃泰、丁謙帶領二百滾牌手，去護馬靄，一時攪殺成團。殺到五十回合，羅英想了一想，忙拔馬往赤石峽去。馬靄十分快活，在後追來。將到峽下，早是一棒鑼聲，侯朝一馬截出，羅英也回馬殺來，大喝道：「且殺了這黑賊，再逼楊么！」沃泰、丁謙引著馬靄，往廣陵迎禧門逃奔。羅英、侯朝見了大喜道：「今楊么雖不中計，這黑賊中計怯逃，卻走死路。且拿了他，也使楊么喪膽。」便並馬來追，漸漸趕上。不期馬靄等竟往城內逃入。

羅英、侯朝見城上俱是宋軍旗號，絕不疑心，不勝大喜，各躍馬追入城來，高叫：「軍民協擒黑賊！」不期兩邊民房內，前後絆索齊起，無數撓鉤齊搭，將二人拖下馬來綁縛，一齊擁推來見楊么。楊么連忙喝退軍校，向二人賠禮道：「我楊么昨見二位將軍英武，思得拜見，欲明心跡。不意眾兄弟不能體心，唐突至此，使楊么不勝有罪。」忙親自解縛道：「我今仇人已獲，志念已伸。雖不殘破城池，但這番舉動，實有礙於官守，誠恐二位將軍日後受人暗害，使楊么所不忍見。今請二位將軍轉縛楊么，庶可免二位將軍日後受人之累。」二人聽了，一時無言可答。楊么又說道：「大廈將傾，亦非一木可支。今觀二位將軍之意，實有不忍就縛楊么。既蒙不忍，莫若二位將軍棄此微職，隱遁逃名，俟寧靜時向賢君相而事之，未為不可。」馬靄便來說道：「哥哥兀地好言，休推呆鳥般沒聽，去討奸人磨折。只今拜了楊么做哥哥，與老馬作弟兄，山寨裡白日只吃酒肉，毫沒點閒氣。日後哥哥做了皇帝，灑家們俱是大官，沒虧兀誰。」楊么只在旁說情說義，十分動人。二人聽了，果是前有往因，不覺一時歡暢，齊聲說道：「我二人被擒不殺，實是感恩，又蒙義勸，敢不拜結。」說罷，便要共拜楊么。楊么連忙扶住道：「俟歸山寨拜結。」遂將董敬泉並黑兒許多惡處說出，二人聽得十分惱恨。袁武見羅英、侯朝俱已中計，即拔寨俱起，殺散宋軍，入城來相見。羅英、侯朝齊向楊么問道：「我二人用計，只道中計入城。不知哥哥幾時領眾入城，神鬼不知，真好算計！」楊么遂將袁武、何能的算計說出。二人聽了，不勝稱贊。

楊么因對眾兄弟說道：「我等已獲仇人。若帶回山寨處死，不曉得的只說我們攻破廣陵，擄掠財物。莫若就在城內消除，亦可使人知警，不做倚財害人的事。」眾人齊說有理。楊么遂使章文用寫了董敬泉數條罪款，曉諭城中；又押走四門，令人觀看；然後押入教場。中間設立一根大木，上面係了繩扣，將董敬泉跌剝得赤條條，遂將兩根小木繃開了手腳，將繩係了頭髮，然後使人掛上木竿。楊么使人鳴鑼擂鼓，此時觀看的人俱擠滿了教場。楊么方舉弓扣矢，走立百步，因對廣陵人說道：「我楊么今日亂箭射死董賊，實非無故。你們不可說我楊么過於慘刻。」說罷，連發三矢，皆緊緊攢中心窩。楊么射完，便是王靡以及弟兄一一射來。端的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木竿高聳，搖擺得儼似猴形；手腳繃開，直挺的宛如蛙態。心未傷，依稀鬼哭；魂先去，彷彿骷髏。射來的鉞子箭、逆援箭，穿胸破腦，一陣陣落紅如雨；發來的柳葉箭、燕尾箭，透心過腹，一片片白肉飛揚。霎時氣絕魂消，頃刻冤清仇解。

楊么見眾兄弟俱各射完，董敬泉已死，完了一件公案，即傳令起身。羅英、侯朝各帶了妻小，一齊蜂擁出城。不日上了輪船，竟出海往萊州進發。

楊么因與袁武、何能、賀雲龍商議道：「為報冤仇，卻去衝州撞府，未免驚駭人民，我心甚覺不安。怎能得草木無驚，縛取仇人為快？」三人聽了，齊說道：「這是道長哥哥具仁者之心，我三人安得不另籌別策。如今只須如此這般，管教仇人自來就縛。」楊么聽了大喜。使章文用料。不日夜已近了萊州地方，便將輪船泊在島中，拘問土人路徑，以及夏不求事情。楊么帶領兄弟，上岸殺來。只因這一殺來，有分教：

生生死死孽兒淫，怪怪奇奇劫神棍。